



蓝色东欧

第3辑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高兴 / 主编

乌尔罗地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著

韩新忠 闫文驰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Czesław Miłosz

ZIEMIA ULRO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ZIEMIA ULRO

乌尔罗地

Czesław Miłosz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 著

韩新忠 闫文驰 /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乌尔罗地 / (波) 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 韩新忠,
闫文驰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12
(蓝色东欧 / 高兴主编. 第3辑)
ISBN 978-7-5360-8837-5

I. ①乌… II. ①切… ②韩… ③闫… III. ①随笔—
波兰—现代 IV. ①I5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8638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9-064 号

ZIEMIA ULRO

Copyright © 1977; Czeslaw Milosz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詹秀敏
丛书策划: 朱燕玲 孙虹
出版统筹: 李倩倩 夏显夫 欧阳佳子
责任编辑: 许泽红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乌尔罗地 WU ER LUO D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9.375 2插页
字 数	245,000字
版 次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本书中文专有版权归花城出版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

(总序)

高兴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

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①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① 见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第44页，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布拉格也是一个有着无数伤口的城市。战争、暴力、流亡、占领、起义、颠覆、出卖和解放充满了这个城市的历史。饱经磨难和沧桑，却依然存在，且魅力不减，用克里玛的话说，那是因为它非常结实，有罕见的从灾难中重新恢复的能力，有不屈不挠同时又灵活善变的精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布拉格的话，克里玛觉得就是：悖谬。悖谬是布拉格的精神。

或许悖谬恰恰是艺术的福音，是艺术的全部深刻所在。要不然从这里怎会走出如此众多的杰出人物：德沃夏克，雅那切克，斯美塔那，哈谢克，卡夫卡，布洛德，里尔克，塞弗尔特，等等。这一大串的名字就足以让我们对这座中欧古城表示敬意。

布拉格如此，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等众多东欧城市，均如此。走进这些城市，你都会看到一道道影响和交融的影子。

在影响和交融中，确立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分重要。不少东欧作家为此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贡献。我们不妨将哈谢克和贡布罗维奇当作两个案例，稍加分析。

说到捷克作家哈谢克，我们会想起他的代表作《好兵帅克》。以往，谈论这部作品，人们往往仅仅停留于政治性评价。这不够全面，也容易流于庸俗。《好兵帅克》几乎没有什么中心情节，有的只是一堆零碎的琐事，有的只是帅克闹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乱子，有的只是幽默和讽刺。可以说，幽默和讽刺是哈谢克的基本语调。正是在幽默和讽刺中，战争变成了一个喜剧大舞台，帅克变成了一个喜剧大明星，一个典型的“反英雄”。看得出，哈谢克在写帅克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什么文学的严肃性。很大程度上，他恰恰要打破文学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他就想让大家哈哈一笑。至于笑过之后的感悟，那就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轻松的态度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借用帅克这一人物，哈谢克把皇帝、奥匈帝国、密探、将军、走狗等等统统给骂了。他骂得很过瘾，很解气，很痛快。读者，尤其是捷克读者，读得也很

过瘾，很解气，很痛快。幽默和讽刺于是又变成了一件有力的武器，特别适用于捷克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哈谢克最大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为捷克民族和捷克文学找到了一种声音，确立了一种传统。

而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与哈谢克不同，恰恰是以反传统而引起世人瞩目的。他坚决主张让文学独立自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贡布罗维奇的作品在波兰文坛显得格外怪异离谱，他的文字往往夸张扭曲，人物常常是漫画式的，他们随时都受到外界的侵扰和威胁，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恐惧，像一群长不大的孩子。作家并不依靠完整的情节，而是主要通过人物荒诞怪僻的行为，表现社会的混乱、荒谬和丑恶，表现外部世界对人性的影响和摧残，表现人类的无奈和异化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常和紧张。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就充分体现出他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

捷克的赫拉巴尔、昆德拉、克里玛、霍朗，波兰的米沃什、赫贝特、希姆博尔斯卡，罗马尼亚的埃里亚德、索雷斯库、齐奥朗，匈牙利的凯尔泰斯、艾什特哈兹，塞尔维亚的帕维奇、波帕，阿尔巴尼亚的卡达莱……如此具有独特风格和魅力的当代东欧作家实在是不胜枚举。

某种程度上，东欧曾经高度政治化的现实，以及多灾多难的痛苦经历，恰好为文学和文学家提供了特别的土壤。没有捷克经历，昆德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昆德拉，不可能写出《可笑的爱》《玩笑》《不朽》和《难以承受的存在之轻》这样独特的杰作。没有波兰经历，米沃什也不可能成为我们所熟悉的将道德感同诗意紧密融合的诗歌大师。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语言的局限以及话语权的控制，东欧文学也极易被涂上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承认，恰恰是意识形态色彩成全了不少作家的声名。昆德拉如此，卡达莱如此，马内阿如此。赫尔塔·米勒亦如此。我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家时，需要格外地警惕。过分地强调政治性，有可能会忽略他们的艺术性和丰富性。而过分地强调艺术性，又有可能会看不到他们的政治性和复杂

性。如何客观地、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他们，同样需要我们的敏感和平衡。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克沃莱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

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主编简介：高兴，诗人、翻译家，一九六三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文学》主编。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出版过《米兰·昆德拉传》《东欧文学大花园》《布拉格，那蓝雨中的石子路》等专著和随笔集；主编过《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上、下册）、《伊凡·克里玛作品系列》（5卷）、《水怎样开始演奏》《诗歌中的诗歌》《小说中的小说》（2卷）等大型图书。主要译著有《梵高》《黛西·米勒》《雅克和他的主人》《可笑的爱》《安娜·布兰迪亚娜诗选》《我的初恋》《索雷斯库诗选》《梦幻宫殿》《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等。

在两个世界之间

(中译本前言)

闫文驰

《乌尔罗地》的创作大约始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其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切斯瓦夫·米沃什造访巴黎，借宿于老友约瑟夫·萨吉克神父三年前设立的“对话”中心。这是一处波兰侨民的文化中心。米沃什可能是以与其同样研究思想史的老朋友萨吉克神父在多次的晚间长谈中获得了新的见解，成文于《乌尔罗地》一书。书中大量学术名词、略显生僻的典故和抽象的哲学讨论更是佐证了这种看法。但是，假如这本书只是记述米沃什教授的学术观点的专著，那么读者似乎并不需要看到它面世。“你能想象尼采会编辑什么文学选集吗？”贡布罗维奇和所有赏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才能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心灵自由的诗人何以甘为教书匠？或许只是

为了谋生吧？

或许吧。毕竟，不管你多么渴望无拘无束，终归还是得在社会上找一个像样的职位，否则就是自找麻烦，甚至还可能让他人难堪。而背后的考量并不是经济上的。五十年代初，米沃什放弃外交官的身份，逃离波兰，赤手空拳来到巴黎这座见证了他一生许多悲喜的城市。“如何能在一个一无所有的世界中过上优越的生活？巴黎的回答干脆利落、毫不犹豫：‘可以！’”想来在巴黎做小编辑时，米沃什对《波西米亚人》和其中著名的自问自答并不陌生。像鲁道夫一样，诗人会说：我是谁？我是诗人。我靠什么生活？我生活。但为了生活是否一定需要做个体面的社会人，这是个问题。逃离自己曾支持的政权是为了远离“被禁锢的头脑”，然而，生活在“自由”的西方世界，他真的找到自由了吗？自由的头脑？自由创作的手？自由的读者？（要记得，《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正是米沃什在巴黎期间回应当时的“左翼”文人而作。）或者，像米沃什自称的那样，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此处碰壁，彼处也碰壁”，并且不得不“放下成见”，才能姑且相信存在能理解和信任自己的读者？

从后人以及世俗的视角回顾，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的自述完全不是事实。哪有什么靠卖文糊口的落魄诗人？米沃什出身立陶宛的小贵族之家，经济条件可以说相当不错。他在文学道路上也走得颇为顺利，二十五岁就凭借诗集《三个冬天》在波兰语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二战期间，他是地下抵抗运动中的战斗英雄。战后，米沃什被波兰人民政府先后任命为波兰驻美国使馆和驻法国使馆的文化专员。一九五〇年，他在任上“叛逃”巴黎，用了近十年，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找到了教职。米沃什的各种作品被翻译为超过四十四种语言。此外，他还被各种荣誉环绕，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在一九八〇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

不需要再重复切斯瓦夫·米沃什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单论诗歌领域，他受到的尊崇已经足够多。约瑟夫·布罗茨基称赞他为

“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而米沃什的众多读者们认可的不仅是米沃什“世界性”的一面。就连令他本人有时感到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粗糙的东欧皮肤”，在许多人看来，也不是什么瑕疵，而是自然地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部分。然而米沃什本人却始终怀有懊丧之情，说自己“或许本可以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仿佛他的认知中，“此天此地依然不够”，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之上，总有一个更理想的世界。

《乌尔罗地》真正记述的，是切斯瓦夫·米沃什“深奥”“含混”的诗歌下的根基，也就是人的存在状态问题。在这部作品中，米沃什一如既往地真实、坦诚，并不以自己受过最良好的教育为耻，对于自己相信存在绝对的善与恶一事也毫不避讳。书中此起彼伏的思绪无法用只言片语概括，但毫无疑问，都指向想象世界的必要性和对人的抽象化的批判。（萨吉克神父是与本书的成型过程最接近的人，对米沃什的作品也十分熟悉。他应作者之邀为《乌尔罗地》的波兰语原版撰写了精彩的导言，标题就是《另一重天地》。）

在米沃什看来，十八世纪以来科学对宗教的胜利，并未给普罗大众带来思想的解放，而是使他们把头脑置于新的上帝的统治下。人总有把自己的头脑置于他人认可的条条框框中的倾向，从而在严格的秩序中逃避自由的重担。然而，新的上帝（布莱克称之为由理生）即所谓“客观真理”更加无情，它对人满不在乎。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十八世纪“科学的宇宙观”不仅使人失去了过去高于万物的地位，也使人逐渐丧失想象力，即将抽象观念化为具体图像的能力。在这种缺乏个性，只懂得共性和抽象的情况下，人不再是人，而只是数字。曾经的另一个世界消失了，我们只拥有数字的此世。这就是“乌尔罗”的含义。浪漫主义的兴起（或者说，是米沃什对布莱克创造的“乌尔罗”一词的解读），实际上是人不甘于这种渺小地位的挣扎。而（以贝克特为代表的）二十世纪文学，在米沃什看来，是人的这种虚无状态的表现。

在书中探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以外,《乌尔罗地》对于喜爱米沃什的读者来说还有一重特殊的意义。这本书是作者一生中唯一一部声称并非为读者,而是“追随自由创作的手”产生的作品,也是作者的“灵魂自传”。它是研究米沃什思想的导游图。已经熟悉米沃什的诗歌,以及《诗的见证》《米沃什词典》等作品的读者,阅读本书时也许会露出会心的微笑。

但是,如果并不熟悉波兰文坛、未曾研究过存在哲学,甚至对作者本人也不是很了解,阅读这本书恐怕又是别一般感受了。因为本书各章节没有标题,译者按照各章内容将其大致分组,以方便读者。这只是一种分类的线索,并非唯一,也并不概括相应章节的全部内容。

本书第一至十章主要是一些个人的回忆和思考。第十一和十二章中,作者举了一位博士生布利克斯为例,介绍了关于贡布罗维奇的各家之言。在第十三章的一些个人的感触之后,作者在第十四和第十五章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西方宗教想象。在米沃什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的世界观”将给人的内心造成的侵蚀早有预感,《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作品中都有所表露。

自第十六章起本书正文才算开始,作者花了几个章节,不吝笔墨地介绍了自己的远亲,原籍立陶宛的法国诗人奥斯卡·W·米沃什。作者对这位远房叔叔除了敬仰和爱戴,还有共情,因为两人同样处于流离的状态,并且拥有同样的立陶宛故乡。第二十一章中作者引述的埃里希·海勒的观点,可能是理解本书后半部分的关键。海勒讲述了歌德“反对牛顿的三十年战争”,而米沃什接下来就介绍了四位自己心目中的“反牛顿”英雄。首先是波兰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密茨凯维奇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无人不晓,但是在米沃什看来,密茨凯维奇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爱国热情,而是他为波兰文学保留下来的无拘无束的浪漫想象。关于密茨凯维奇的论述见于第二十二至二十五章。接下来的第二十六至二十七章介绍了瑞典的想象力大师伊曼纽尔·斯威登堡。之后在第二十八至三十章出场的是“怒火指向

培根、洛克、牛顿”的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最后，在第三十一至三十六章，作者着重介绍了奥斯卡·米沃什的神哲学思想。在后者的构想中，时间、空间、物质三者通过运动联为一体，而人最终会回归失落的乐园。在米沃什看来，奥斯卡·米沃什的思想孕育着未来的新科学，到那时，科学不再是静止僵化的“客观真理”，而是拓展想象的助剂。

在本书的第三十七和三十八章，作者简短介绍了自己对贝克特和“世俗人文主义者”的一些看法。第三十九和四十章是关于天主教和无神论的。第四十一章是本书的尾声。

《乌尔罗地》是一部略显庞杂的作品。米沃什借这本书向读者袒露的不仅是自己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盼望，还有个人思想的“自相矛盾”。然而，“矛盾”来自于简单化，而在丰满、复杂的个体存在中，承认其中一面本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对于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启发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在赞同或反对作者思想上站队。同时，任何他人的总结都不能代替阅读作品本身。正如作者说的，“将柠檬榨成汁，然后倒入杯中呈现给我们。味道又酸又苦，是吧？当然，汁液是柠檬的一部分，但是当枝头的果实逐渐成熟，当在墨绿色的树叶间看到圆润的浅黄色果实，我们很难立刻联想到柠檬被榨成汁液后的实用价值。”人们喜爱米沃什或任何一位作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背后的哲学多深奥，或者价值观多正确，或者作者本人的人格多伟岸。最终，人们喜爱的是阅读作品的过程。

目 录

CONTENTS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 高兴 / 1

在两个世界之间（中译本前言） / 闫文驰 /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

第三章 / 6

第四章 / 9

第五章 / 12

第六章 / 16

第七章 / 20

第八章 / 24

第九章 / 27

第十章 / 33

第十一章 / 36

第十二章 / 44

第十三章 / 50

第十四章 / 56

第十五章 / 64

第十六章	/	69
第十七章	/	77
第十八章	/	89
第十九章	/	98
第二十章	/	101
第二十一章	/	105
第二十二章	/	109
第二十三章	/	119
第二十四章	/	132
第二十五章	/	144
第二十六章	/	146
第二十七章	/	159
第二十八章	/	166
第二十九章	/	174
第三十章	/	191
第三十一章	/	195
第三十二章	/	203
第三十三章	/	212
第三十四章	/	218
第三十五章	/	225
第三十六章	/	231
第三十七章	/	242
第三十八章	/	245
第三十九章	/	250
第四十章	/	259
第四十一章	/	267